

面条的记忆

文/魏梦晓 (中国上海)

我的老家如皋地处江东，文化上体现着南北交汇的特色，这在饮食上亦有体现。比如普通人家日常皆以大米为主食，但也经常吃些面食，如经常在来不及煮饭时以面条代替，过年必定大批量做馒头，而在我家，甚至我外婆还有一手擀面的好手艺。



擀面通常是在下午。因为勤劳的家庭主妇在上午总有许多活计要做，而下午的日头则相对漫长。外婆有一张折叠小圆桌，她把桌子拼装好放在阳光最好的堂屋里，一张案板就有了。我长大以后才知道，原来，在北方很多人的家里都有家用揉面机，而外婆自然没有这样的准专业设备。全家五六人吃的面，全靠一根擀面杖和她一身的巧力，以及漫长的时间。从下午两三点天还亮着，一直揉到天擦擦黑，面团终于可以擀成面片、切开、撒上干粉临时保存，等着下锅。忙碌的外婆无暇理我，我便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，手里总拿着本小人书仿佛专心看着，可心里还是记挂这面粉、水与人力的魔法，老忍不住伸手去摸一摸大面团，再扯一小块面团自己捏一捏，于是这大半天的时间说起来漫长，可倏忽间也就过去了。

等上班的子女都回来，外婆便开始煮面。她爱把面切得稍宽，沸水下锅，煮到外层的淀粉已经略略糊化了，里头还是筋道的，这时候口感是最好，再烫些青菜进去，从外公到我这样的小孩，家里人人都爱吃。

那时候我看着外婆制面，就想，以后我一定会学会这门手艺。那时候我看着妈妈钩花织毛衣，就想，我长大一定会；我看着爸爸踩缝纫机给我做睡衣睡裤，就想，我长大一定会。仿佛这些技艺就像爸爸的少年白和妈妈的双眼皮，会非常自然地遗传给我。

但后来，高中寄宿、离家上大学、留在上海工作，我一直在外忙忙碌碌，向长辈学习各种技能的想法时常也会在我心里浮现一下，但总是匆匆掠过就过去了。直到有一天我回家看到外婆已经失能，才发现，原来我终于不能够从外婆那里学来这份技能了。

这令我始终对自己耿耿于怀。虽然这世上每天都有传统在流失，而老家县城出去读书的姑娘泰半不能学会族中流传的手艺，可是当这一切落实到自己的身上，总难免感到

深深愧怍。

女儿出生之后七八个月，就可以吃些烂面条。自己做面的想法非常固执地在我身体里生长，一来是因为彼时的我也有做馒头面包等面食的基础，二来大约更是因为“自己擀面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总归别有意义。就在自己第一次擀面的时候，一切记忆重又苏醒。面条的面团比面包、馒头的硬得多，但揉面使得腰力与手势却如此顺当，怎么洒粉、怎么切面，记忆汨汨而出，不是在脑海或者眼前，而是倾注于指尖与手掌。揉好的面团放在一边松弛，表层形成的膜上缓缓流光；手拂过面片的上撒的干粉，微微粗糙的柔和感；擀好的面片叠起来，折弯处优美的弧度。

我都记得。这些感觉，慢慢复活，在日常制作食物的修炼中给我力量，复活成技艺。

记忆这样顽强。我们都会老去，但我们给家人吃的食物，会活在后代的身体，塑造他们的肉体与灵魂。而双手的运转，则会长久地流传。

望天树

文/李国庆 (中国昆明)

从勐腊县城出发，我们乘坐的中巴冒着霏霏细雨，沿着崎岖不平的“弹石路”崴来扭去，大约一个小时以后，补蚌到了。

1969年4月，我从黄浦江畔的故乡来到勐腊县城附近的傣族村寨插队。1972年2月，被分配到远离县城的山区瑶区公社工作。那时不通公路，平时来来往往都要徒步经过补蚌，我们常常停下来，靠在望天树下歇脚、打尖；有时天晚了，就把塑料布布在地上，权充“临时旅馆”，将就一夜。

屈指算来，离开勐腊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了，如今旧地重游，今非昔比，恍如隔世，不由情动于衷，感慨系之。眼下这里已被辟为旅游景点，成为西双版纳著名的“空中走廊”。前面说过，我曾多次路过补蚌，但当时来去匆匆，哪有心思游山玩水；加之草深林密，路径不通，我们无法深入腹地一睹庐山真面目，只是在森林边缘打打蘸水而已；所以，作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，我对这片秘境仍然充满了新鲜与好奇。

我们舒坦地踩着松软的落叶铺成的“地毯”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，耳边传来清脆悦耳的声声鸟语——这天然的“氧吧”立竿见影，旅途的劳顿与心中郁结的种种不快俄顷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我们终于有机会抬起头来细细观赏这树木王国中难得一见的“天皇巨星”了。一棵又一棵伟岸挺拔的望天树，身躯挺得笔直，个头都在七八十米，雄踞绿海，傲视苍穹，那风度、气质，俨然“森林主宰”，使得其它任何一种古树名木在它面前都显得心虚气短，俯首称臣。物以稀为贵，据科学家考察，望天树的种子只能存活4天，而且每两万吨种子中只有一粒能够幸运地长大成材。在我国，独有勐腊县补蚌地区生长着小片望天树林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虽然分布面积不超过两平方公里，但每公顷的蓄积量却高达近千立方米。望天树是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的龙脑科树种，目前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补蚌的这片望天树林是东南亚地区龙脑科树种生长最北、海拔最高的天然分布区，正是由于这片望天树林的发现，才使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地位最终得到确定。

多么羡慕那些猿猴，噌噌噌，没多会儿就爬上了树梢，自由自在地在树丛间穿来梭去，尽情地饱餐眼前的无边秀色。孙大圣的子孙们，且慢得意，如今我们照样可以上来，与你们平分秋色。说起来，这还得感谢美国植物学家摩尔先生，是他建议利用望天树林本身的天然优势架设空中索道，一来用于科学考察，二来为游客提供便利，这种独特而新奇的在原始森林上空“走钢丝”的旅

游方式，真是独具匠心，别有风味。美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拿出实际行动支持摩尔先生的这一大胆设想，于1990年出资修建了这条长达半公里的钢缆悬吊式铝合金索道，使人们零距离亲密接触望天树的梦想成为现实。

我们顺着扶梯一级一级往上爬，大概用了十多分钟，已经稳稳地与望天树比肩，成了顶天立地的“巨人”。登上瞭望塔，顿时置身于茫茫林海之上，环视四周，滚滚绿浪波涛起伏，汹涌澎湃；风声起处，哗哗的“潮水”漫溢奔突，蔚为壮观。我们踏上索道，索道的空间极其狭窄，仅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子，如果块头大一点的，则不免显得局促。踩在上不着天下不接地的吊桥之上，脚步一动，桥身便有些摇晃，你只能小心翼翼地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移动，这比坐缆车可惊险、刺激多了。渐渐地，心情平静下来，摆出一副在原始森林上空从容散步的架式，优哉游哉，悠然自得。此时此刻，我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，鼓着翅膀飞来掠去，与嬉戏树梢的松鼠逗趣，和萦绕冠盖的云絮亲昵。

我敢说，这是中华大地上长得最高的森林，如今，我却高居于它的头顶之上，心中颇有几分洋洋自得的快意与满足。遥想当年站在树下伸长脖子用目光去够它的树梢，以至帽子掉了也浑然不觉的狼狈相，委实忍俊不禁。但是，我一直由衷地对望天树怀着深深的崇敬与仰慕：当它冲破万千阻挠艰难地诞生于世，便以昂扬奋发的品格和意志，不甘寄人篱下，鄙弃固步自封，日积月累地向着高处延伸、延伸，“八千里风暴吹不倒，九千个雷霆也难轰”，渴望与阳光接吻，希冀与蓝天对话，一息尚存，矢志不渝！它是有血性、有抱负的大智大勇者，其精神魂魄难道不应作为我辈楷模？诚然，如果没有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刻意保护，这些举世无双的国宝恐怕早就难逃斧钺之灾，被那些贪得无厌的饕餮们当做创收的财源了。笔者清楚地记得，即便在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陷于极度贫困之中的乡亲们也从未打过这片山林的主意，从它身上掠取一点什么。比之其它地方为了些许蝇头小利乱砍滥伐原始森林的秽德丑行，望天树真是生逢其地，幸甚至哉！约莫一个多小时以后，我们又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地面，几位女眷谈起在空中“过桥”时有惊无险的经历，兀自激动、兴奋不已。

热带大森林是瑰丽而神奇的。然而谁能想到，这里同样是一个云谲波诡、变幻无常的世界，危机四伏，险象环生。且不说动物之间的龙争虎斗，弱肉强食，就是那无嘴无牙的绿色植物，同样不乏“奸佞之徒”“无耻小人”。这里且说说其中的三种典型：附生植物、寄生植物和绞杀植物。喏，就在我们的眼鼻子底下，这些家伙劣迹昭彰，将其丑陋面目暴露无遗。看，一些大树的主干上密



麻麻密密附着许多地衣以及“麒麟叶”、“崖角藤”……名类繁多的蕨类植物和寄生兰死皮赖脸地紧贴枝桠纠缠不休，无根无本，丧失了独立和自由，“附生”的悲剧也就随之诞生了。如果说，附生植物只是盲目地谋生，对“主人”尚有某种程度的感恩戴德之外，寄生植物则不惜背槽抛羹，恩将仇报，与“中山狼”无异了。以两“兄弟”“桑寄生”和“斛寄生”为例。它俩一旦在某棵寄主上落户，很快便将阴谋付诸行动。两“兄弟”伸出一种很特别的“吸根”，钻入树皮直插寄主的木质部，贪得无厌地吮吸寄主的水分和无机盐，供自己挥霍和享受。要不了多久，寄主便形销骨立，死于非命，而可恶的两“兄弟”同样难逃灭顶之灾，同归于尽。比之两“兄弟”，森林中最阴险、最毒辣、最凶残、最疯狂的“帝国主义”当数“绞杀植物”了。贪嘴的飞鸟偷食绞杀植物的果子

以后，常常在一些树木上随意“方便”，于是这些无辜的寄主便大祸临头。从鸟粪中遗落的种子很快长成小苗，然后发展为附生根和气根，将寄主团团围住进行绞杀，直到谋生主因阳光、水分、养料被夺而活活“饿死”，“绞杀植物”便鹊巢鸠占，取而代之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青树独木成林的“奇观”，实际上就是侵略与掠夺的产物。再看看我们的望天树，面对犬牙交错、鱼龙混杂的生存环境，高山景行，光明磊落，有“后皇嘉树”之风，“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；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；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；闭心自慎，终不失过兮。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”（屈原：《橘颂》）假如屈原大夫再世，有幸亲临补蚌一睹望天树的丰采，一篇衔华佩实、烂若披锦的《望天树颂》必将应运而生，与错彩镂金、羚羊挂角的《橘颂》交相辉映，留传千古。

供应您

- 时蔬
- 肉类
- 海鲜
- 常用中药
- 厨具餐具
- 日常用品

Mon - Sat 9 am - 9 pm; Sunday 10 am - 7 pm

(317) 845-8892

6103 East 86th St, Indianapolis, IN 46250

www.asiamartgrocery.com

新鲜蔬菜

生猛海鲜